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ces

Title	《穰梨館書畫簿 雜記》考釋
Sub Title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Rang li guan Shuhua bu, ZaJi
Author	劉, 斯倫(Liu, Silun)
Publisher	慶應義塾中国文学会
Publication year	2018
Jtitle	慶應義塾中国文学会報 (Bulletin of The Keio Sinological Society). No.2 (2018.) ,p.100- 121
JaLC DOI	
Abstract	
Notes	
Genr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URL	https://koara.lib.keio.ac.jp/xoonips/modules/xoonips/detail.php?koara_id=AA12810295-20180331-0100

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KOARA)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コンテンツの著作権は、それぞれの著作者、学会または出版社/発行者に帰属し、その権利は著作権法によって保護されています。引用にあたっては、著作権法を遵守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

The copyrights of content available on the KeiO Associated Repository of Academic resources (KOARA) belong to the respective authors, academic societies, or publishers/issuers, and these rights are protected by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When quoting the content, please follow the Japanese copyright act.

《穰梨館書畫簿　雜記》考釋

劉　斯　倫

陸心源（一八三四－一八九四）字剛父，一字子稼，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浙江歸安人。清同光間藏書家、學者。陸氏自詡所藏宋版達兩百部，因顏其書室曰「皕宋樓」，時人率與海源閣楊氏、鐵琴銅劍樓瞿氏、八千卷樓丁氏並舉，稱海內四大藏書家。

藏書以外，陸心源於書畫亦多收蓄，並設專室「穰梨館」以事庋藏，更有《穰梨館過眼錄》四十卷、《續錄》十六卷、《穰梨館歷代名人法書》八卷傳世。然而陸氏所藏書畫並無目錄刊行，《穰梨館過眼錄》既云「過眼」，擇取必不限於一家，是以穰梨館中故物，可謂至今難窺全貌。

筆者於靜嘉堂文庫調查陸心源舊藏書之際，偶然獲睹其書畫目錄稿本《穰梨館書畫簿》一冊，此書不見於陸氏諸藏書目錄，仄聞中學界亦無相關介紹，知之者大約甚鮮。而其中除羅列藏品名外，還記有購價、值價以及收藏來源等信息，對於了解、研究陸心源之書畫收藏乃至清末書畫流通市場無疑都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此《穰梨館書畫簿》後綴有陸氏手書雜記數則，內容既包括光緒初年其在揚州一帶訪求秘笈、古玩之詳細日記，還涉及到與日人寺田望南交往之一段往事，更可見不同時期針對中日時局所錄、所寫之詩文若干。陸心源身後，藏書悉數為日本岩崎氏購去，中原各界一時震動，爾後對其人之關注也多集中於皕宋樓去國之痛。殊不知陸氏身前即與日本多方交集，並曾有盡得寺田望南所藏宋刊佛經之舉。而這些內容都可在《穰梨館書畫簿》附錄之雜記中找到相關線索。

以淺學鄙陋，不諳於翰墨掌故，本文對《穰梨館書畫簿》目錄部分僅作簡單介紹，主要重心在於雜記之整理，進而嘗

試對其中出現之版本、人物以及相關事件加以考證。

一、《穰梨館書畫簿》之構成

《穰梨館書畫簿》現藏靜嘉堂文庫（函架番號：四六－三九）[1]，線裝一冊，書寫用綠格稿紙[2]，四周雙邊，內框尺寸十一．二×十六．七厘米，有界欄，每半葉十行。版心白口，上單黑魚尾。

卷前附日人題識一紙：

穰梨館書畫簿　抄本　一本

陸存齋藏書畫目也。末附

陸氏手抄雜記。

此書雖以「穰梨館書畫簿」之名見諸靜嘉堂目錄，實際上可分作三部，一為〈穰梨館書畫簿〉，一為〈名人扇冊〉目錄，一為〈雜記〉：

穰梨館書畫簿[3]　首行頂格題「穰梨館書畫簿」，次行頂格小目「晉」，再次頂格正文。

編排大抵以時代為次，計「晉」二種，「梁」一種，「唐」十三種，「宋」四十三種，「元」七十二種，「明」三百六十三種，清人一百九十二種[4]，後附明清人書對六十六種單為一類。

正文各條下皆標購價，品名下偶以小字記源流，購價下間有值價，如「虞永興汝南墓志草卷得之紹興　連表價三十元／可值乙千元」、「又（方蘭坻）山水冊以劉完庵軸與周芸齋博易得之　卅元」。又每葉欄外左下方記本葉總價。

此目天頭可見「△」、「九」諸清點記號，內容亦有增刪訂改。

名人扇冊　前〈書畫簿〉中有「扇面冊七百廿葉　二千元」條[5]，此即其詳目。首行頂格題「名人扇冊」，下接小字類目「明」，二行起頂格正文。

分類以數字為序，共得三十五號。各號又據內容或冠以「明」、「文門弟子」、「國朝王惲吳六家」、「女史扇冊」、「方外扇冊」諸題。此目前後至少經兩次清點，並各有次序編定及張數統計[6]，合原書七百一十六種，一次清點後得七百七十八

種，二次清點後得八百零一種。

雜記　此部全係陸心源手書，然內容駁雜飣餖，非一時而成，當為後來合綴附於目錄之末者。內容粗可分為：〈運河日記〉、〈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日記〉、〈雜錄五則〉、〈逸詩四首〉[7]。

〈運河日記〉為光緒初某年某月廿八日至次月二十一日，陸氏沿京杭大運河北上，往返於蘇州至寶應之二十四日間所書日記。內容以沿途所見、所獲之書籍、古玩為主，並詳載版本、價格、店鋪、店主等信息。然或出於為先者諱，此日記遭後人塗抹，凡涉及價格、名目處已全用墨筆劃去，給識讀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日記〉記寺田望南、井上陳政來遊潛園事，並錄寺田家藏善本。

〈雜錄五則〉分別為：

（一）摘錄《演山集》卷三十三「中散大夫林公墓誌銘」林積辦龍虎山道士張嗣宗事；

（二）摘錄《功媿集》卷八十八「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公行狀」汪大猷於泉州屯守平湖，禦島夷毗舍邪事；

（三）錄《五燈會元》王楠序；

（四）錄《五燈會元》寶祐元年沈淨明跋；

（五）錄光緒十九年吳大澂奏稿，奏請獎敘慈利縣紳朱希文獨力捐產創建兩溪書院事。

〈逸詩四首〉均成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辭官後，內容無非自傷之作，貴多切合中日時局，且未見他處收錄。

關於《穰梨館書畫簿》之編纂時間，除雜記部分係取多次所書合訂於一處者外，〈書畫簿〉中涉及徐用儀處以「侍郎」稱之，而查徐用儀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始擢工部侍郎[8]，可推定目錄部分成於光緒八年以後。

二、〈書畫簿〉所見陸心源書畫收藏之特點

陸心源之書畫收藏大約始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以後，彼年陸氏因擅改鹽耗章程被劾而辭官還鄉[9]。其在《穰梨館

過眼錄》自序中云：

同治甲戌（十三年）由閩嵯內召，乞養陳情，棲息家巷，日與文人逸士游，而章紫伯明經為尤習。明經收藏書畫極富，朝夕過從，時時出以相賞……余聞而憮然，遂焚《罪言》不作，稍稍借觀明經所藏，間亦從而收蓄，摩挲日久，頗得樂趣……惟時方尚四王、吳、惲、戴、湯諸家，余性與時異，好收明以前物，而明季忠臣、國初高人畸士之作，所得尤多。其始頗受市儈欺，二十年來辨別漸精……[10]

據此可知，章紫伯實乃陸氏翰墨收藏之啟蒙者。二人為歸安同鄉，章紫伯名綬銜，一名愫，字紫伯，又作子檗、子柏，別號瓜蘆外史。咸豐間恩貢生，好聚書而熟掌故，精鑒別而富收藏，同治間嘗預修湖州府志。室名有磨兜堅室、讀騷如齋、翼詵堂等，藏章見「古鄣子／之苗裔」（朱文長方印）、「辛／復老／屋」（朱文方印）、「笛江」（白文小長方印）等多種。

穰梨館收藏的最大特點當如陸心源自序所言，「好收明以前物，而明季忠臣、國初高人畸士之作，所得尤多」，在於明人、特別是明清之交時期作者的作品數量龐大。前文統計〈書畫簿〉所記，「明」部達三百六十三件，過總數之半，正與此合。又《穰梨館過眼錄》初編在收錄範圍上以清初為迄而於四王以後諸家概不取[11]，也同樣反映了「好收明以前物」這一特點。

又按〈書畫簿〉記載，陸心源所藏書畫有相當部分得自湖州本地藏家。《穰梨館書過眼錄》著錄章紫伯舊藏達數十種，其中〈閻仲彬惠山後隱卷〉（三十元）、〈陸包山明水草堂卷〉（十六元）、〈許光祚書千字文卷〉（四元）、〈顧元慶山水冊〉（十元）等同見於《穰梨館書畫簿》，知章氏所藏後大半為陸氏購得[12]。此外，李松筠亦為因書畫而與陸心源往來頻繁者。李松筠又作松畇、松云，清末湖州實業家，光緒九年（一八八三）與人合作創立首家中國資本制革廠「中國製造熟皮公司」，後於湖州、上海、廣州、香港等處開辦絲行，並從事對日貿易，在日本京都、長崎、橫濱等地均設有商行[13]。《穰梨館書畫簿》中三處涉及李松筠，且同屬藏品易換事，想李亦為雅好翰墨、富於收藏者[14]。

而湖州以外，無錫秦湘業、廣東馮譽驥，亦對陸心源的書畫收藏有過重要影響[15]。

從內容的大量增刪與條目間的標注符號來看，《穰梨館書畫簿》在性質上難稱一部正式編定的目錄，而更接近於整理藏

品時所用的清點賬本。儘管並非定稿，且藏品此後難免還有流動，但作為現知僅有的陸心源藏書畫目錄，《穰梨館書畫簿》足以反映出光緒八年之後穰梨館收藏的大致面貌，且其中所保留的包括價格、來源在內等信息，對於相關研究而言，更是極為珍貴的原始材料。

三、雜記考釋

陸心源手書雜記涉及其人生平交遊與訪書經歷，今各加句讀略為整理，並附考證如下。〈雜錄五則〉除吳大澂奏稿外均有他書收錄，本文從略。

（一）運河日記[16]

廿八日蘇州閶門八里至楓橋宿，二十里大開，又二十里至孟亭，十五里至新安，十五里至十里亭，十里至無錫。**廿九日**宿無錫西門，雇小舟遊惠山第二泉，飲茗尼菴。存三處未及往。

卅日由無錫開船，十里至高橋，十里石塘灣，十里洛寨，十里至五木[17]，十里黃陵[18]，十里戚土堰[19]，二十里至常州。

初一日換小舟訪丁經生親家、林錫三同年于金壇。時錫三提學江蘇，適校出金壇故也。自常州之奔牛三十里，自奔牛從小路至金壇九十里，旁晚抵縣城。經生遣輿來迎，時代办提□，即在考棚之旁作寓，余就下榻焉。經生為余言，前任李公當賊圍城時，固守三月，城破殉節，甚烈[20]。賊恨百姓固守，屠其城，死者十之九，全縣土著，不過存萬餘人。二鼓見錫三，言及日事初起，新聞紙早有刊刻，和□不預為防範，改□登岸，厥咎難辭云云[21]。是于提□公宿。

初二早後，三來索花橋，因舟中未帶不□□寄□□。由金壇解維赴丹陽大船，時已二鼓矣。是日醇雅堂□□□見《明琬琰傳》，林□□有明□板宋遼金元四史，《遼史》猶元刊也，每頁十行行廿二字，大黑口，前有元時刊板聖旨。□擬得之，主者欲同售，不肯析而罷。

醇雅堂有拼配《宋史》，內有元刊本小黑口板。有《宋史》卷……（以下闕）

初三日由丹陽開行，三十里新豐，二十里至丹徒，二十里鎮江。

初四遊金山寺，僧隱儒鹽城人出迎。飯于金山寺，登妙高台，觀東坡玉帶。查宋制非一品無玉帶，東坡官不高，何以有玉帶，姑俟考。並乾隆藏經。予所藏〈東坡書昆陽城賦〉墨跡，為參寥子書，金山舊物也[22]。將來當勒石貽山，借以成佳話。

初五渡江，以洋蚨三枚雇江船拖帶，巳刻抵瓜州。傍晚宿于揚州西門。

初六進城，寓轅門橋榮華樓客棧。聚經堂購張一鯤刻本吳師道《國策》，板漶（洋元半）。各□堂得明抄《水經注》（十元），馮己蒼用柳僉影宋本、朱睦契校本校過。《易義古象通》抄本（□□元）。輯雅堂書坊陳姓估《五代史缺文》，乙元。

初七□，戴子羽來訪，由寓所步行□□□□□縣門之東而回。兩宜齋得唐□窯紅花筆洗（二元）。聚經堂陳銕湘書估得□□《金川方略》（五元）。徐姓□□售老田黃圖章七方（價四十三元），□□六兩。□□百尺樓《六□家詞》缺六家（六一、珠玉、樂章），鈔本《天學初函・器編》（缺《泰西水法》），里堂舊物也[23]（各四元），□洋卅種十四元。百尺樓主人吳□□，人甚風雅□□也。各□堂主人田姓処見書目，內有丁氏《周易象義》四本，元板《□□類聚》，元板《錦繡萬花谷》，囑為寄來，俟回揚再看，□□□□。輯雅齋魏姓古董店在左衛街，得□□細筆山水一幅（十元），復堂□□（□元），黃慎瓶梅□王夢樓題（□元），姚惜抱□□□□□（十元），頗抄□，十□家書四条（六元），又見鄧石如聯，□□□□□□□□□□。左衛街王姓□□齋見李復堂□□□圖大堂，□題□□□□□金□十元不易，以大費未成。上官周□□□□□□□□值五元，□本大滌子中堂，紙本□□中堂，各以□元均未諧。恆泰古玩購□□□碗。

初八由揚州東門開行，東南風掛帆，六十里至邵伯，風轉而北，牽百丈，三十里宿露筋祠一路人家。臨水楊柳垂堤，風景甚佳。

初九初由邵伯牽百丈，三十里至高郵（離高郵八里，湖中有古樹，自上而下楂枒之甚，由高郵湖之蔣家□者由此出口）。東南風來挂帆，廿里至清水潭，十里至馬棚灣，十里六安閘，十里至探花洞，十里至界首，二十里之□歲，二十里至劉家堡宿。

初十由劉堡至寶應五家營，蔣三益引遣李姓來迎。余告以畏寒南旋，俟明正再行北上。即于午刻返棹四十里，宿□歲鎮。

十一日東南風大，舟逆行，五十里後馬棚灣，六十里宿露筋祠。

十二卯刻開行，三十里至邵伯，二十里瓦窑鋪，十里至灣頭，水流甚急，十里至揚州北門。訪戴子羽不值，移寓榮華客

棧。徐春泉送來舊蘋果味鼻煙一瓶，頗佳，以番餅二十枚易之。恆泰朱姓定窑水洗，以十元得之。聚巧堂陳姓由泰州寄上《明會典》，三十元易之。

十三日輯雅齋觀潛江黃山圖冊五本，題跋一本，索值三百六十元，太昂未□。鄧石如行書對、篆書立軸索值千金，皆真跡也（太昂，未議值）。僅以五元易伊墨卿行書對，乙元易黃木碗。又見丁敬身對，字不佳，金冬心七言條書對，□□□□□印章（均恐非□□）。易前戴子羽還來□□花鳥紙本大堂幅（番餅二十四元易）。大滌子絹本堂幅，戴子羽□二十四元易之。兩宜齋購金綠透水班指，價四十元。兩宜齋……（下闕）

十四日南京人攤上得黃碗四，酬以七元八百文。輯雅齋得大黃木墨床，易價乙元。申時發舟南□，宿瓜州。

十五日暴風大作，阻風瓜州，傍晚雪，不能行。□後在恆泰鋪得磁器二十餘件，龍泉大□元半，萱花中碗□元，□窯酒杯二元，祭紅大碗元半，萱花大碗三元半，官窑茶碗四元，祭紅中□四元，祭紅中碗□元，祭紅盌半元，龍泉碗四角，□花中盆（一元六角），茶碗半元，□□茶碗半元。戴子羽言興化許君收藏頗富，有吳仲子山水立軸，蘇東坡墨迹，惜未見□也。又言都天行宮有精室三間可作寓。

十六日風小，忽忽渡江，進甘露寺口。二十里至丹徒，二十里至新豐，三十里至丹陽，二十里菱口，申刻雪，二十里常城。

十七日順風掛帆，宿楓橋。

十八日早抵蘇州，寓濟康典。訪沈旭庭布衣、唐蕉菴太守[24]，觀宋拓泉州本閣帖、畢澗飛藏明肅府本數十行，以白金百兩易南宋拓九成宮、元磁大瓶于蕉安，以番銀三枚易綠磁官□、□磁印色合于尊古齋，以番銀十一元易建窑印色合于師竹齋。

十九日訪焦安清談。

二十日午刻有小恙，徐雲階、沈旭庭來訪。以番銀三元易《劉長卿集》、明刊《陶學士集》于□□□。吳老送《兩蘇經解》來，索價十六元，明刊□□□索價三元。

二十一日由蘇州回里，五十里至吳江，二十三里八尺宿。

丙戌□月初一日閱《自堂存稿》，有周溪園三絕句，即撰《景定健康志》之周應合也。

讀邸報鑽刺逢迎狀如奴，是非羞惡一毫無[25]。

按此記當寫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之前。初一日「訪丁經生親家、林錫三同年于金壇」，時丁經生為金壇知縣，林錫三任江蘇學政。林錫三即林天齡，字受恆，號錫三，福建長樂人。林天齡於同治十三（一八七四）年出任江蘇學政，光緒四年十一月卒於官[26]。丁經生名兆基，經笙其字，浙江歸安人。據光緒九年左宗棠〈循例甄別試用道丁兆基折〉，同治十二年五月丁兆基補金壇知縣，光緒四年五月離任[27]。是以陸心源金壇之行必在光緒四年五月前。又初十日既云畏寒，「俟明正再行北上」，則時節當在秋冬，加之陸心源歸浙在同治十三年五月後，故而書寫時間可進一步縮小至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三年間某秋冬季節。

陸心源二十四日間往返於運河之上，所到一處必多方訪求書籍，而其經眼、購得者可結合靜嘉堂所藏整理如下：

金壇：**醇雅堂**

明名臣琬琰錄、元刊明修本宋、遼、金、元史（以上經眼）

揚州：**聚經堂**（陳銕湘）

戰國策十卷（八冊、明萬曆九年張一鯤刊本）　著錄：《守先閣歸公書目》[28]　現藏番號：守先閣　二二－三五

平定金川方略二十六卷首一卷（十六冊、清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序刊）　著錄：《守先閣歸公書目》　現藏番號：守先閣　二二－一

各口堂（田姓）

水經註四十卷（十二冊、明鈔本、馮舒手校）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三　現藏番號：十萬卷樓　九－七〇

易義古象通八卷（六冊、清臚雲報楹鈔四庫本）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三　現藏番號：十萬卷樓　六－三三

易象義十六卷（四冊、四庫傳抄本）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三　現藏番號：十萬卷樓　六－二八

元板□□類聚[29]　不明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九、《守先閣歸公書目》　現藏番號：守先閣　二九－三六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二十冊、明嘉靖十五年秦汴繡石書堂刊本）

輯雅堂（陳姓）

五代史闕文一卷（一冊、清初鈔本）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四　現藏番號：十萬卷樓　九－七

百尺樓（吳姓）

宋六十名家詞（闕六家、汲古閣刻本）[30]　不明

天學初函器編八種附職方外紀（六冊、清鈔本、岑仲陶舊藏）

著錄：《守先閣歸公書目》　現藏番號：守先閣　二八－四八[31]

聚巧堂（泰州、陳姓）

明會典　一百八十卷（三十六冊、明正德四年序刊）

著錄：《守先閣歸公書目》　現藏番號：守先閣　二七－一二

蘇州：□□□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外集一卷（二冊、明弘治刊）[32]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　現藏番號：十萬卷樓　一三－二九

陶學士先生文集二十卷事蹟一卷（六冊、明弘治十三年項經太平郡齋刊本）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卷一百十一　現藏番號：十萬卷樓　一五－四九

吳老

兩蘇經解六十四卷（十二冊、明萬曆三十八年刻本）　著錄：《皕宋樓藏書志》現藏番號：以子目分錄

明刊□□□　不明

（二）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十四日日記

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九月十三日，日本寺田宏號望南薩島人、井上政（即陳政）號子德介蔣敬臣明府來見[33]，觀皕宋樓書。次日改觀十萬卷樓，並遊潛園，觀守先閣書。寺田所藏有宋版黃山谷、宋版廣韻玉篇、大字本陶詩即東坡所書大字本、劉長卿詩集、（小字）李咸集、小字白氏長慶集、大字寒子山詩集、大字任注山谷集、殘本韓柳文。據云伊國北堂書鈔有洪武小字本。井上政住上海（虹口）日本領事署。有日本人名岸吟香[34]，在上海開樂善堂書房，在英界老巡捕房對門。寺田有詩□見贈：

明公高義動南洋，觴蓋西園荷寵光。
勇退高縱追綠墅，園林佳景憶滄浪。
衣冠入室皆名輩，書卷充樓抱古香。
萬里東瀛天外客，蓴鱸忘卻已重陽。
余酬以詩云：
投劾嗟余久杜門，忽逢東士過江村。
藏書卅萬期同讀，難得西窗剪燭論。

按寺田弘，一名盛業，字士弘，號望南。出身薩摩國鹿兒島郡望族，明治初追隨同鄉西鄉隆盛，任文部省督學局少視學。西鄉下野後，絕意仕途，以鬻書為業[35]。明治末為靜嘉堂文庫員。藏書處曰「讀杜草堂」、「靜節山房」[36]，所用印有「天下／無雙（白文方印）、東京溜池靈／南街第六號／讀杜草堂主人／寺田盛業印記（白文方印）等。

明治間高山寺藏宋刊古經散出，其中單行珍品多為寺田望南得去，後又轉歸陸心源。二人交涉之契機，或即始於此光緒十一年潛園之遊。寺田望南舊藏南宋刊經未見《皕宋樓藏書志》著錄，今按《靜嘉堂文庫宋元本圖錄・解題篇》共得十四種[37]：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存二卷（十無盡院）、宋淳祐九年刊首楞嚴義疏注經存九卷（十無盡院）、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存三卷（高山寺）、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存四卷、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存二卷（高山寺）、涅槃經疏三德指歸存七卷（高山寺）、宋紹興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存十三卷（十無盡院）、南宋兩浙轉運司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存十七卷（高山寺）、南宋兩浙轉運司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存二十卷（十無盡院）、宋嘉泰刊華嚴經疏科存七卷（高山寺）、宋紹熙元年平江府開元寺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存二十六卷（高山寺）、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七卷（十無盡院）、華嚴一乘分濟章義苑疏存一卷、紹興十八年福州開元寺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存二卷。

陸心源身前曾收得日本舊藏書事，知者寥寥，而其歿後之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所藏又復為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一舉購去，其時負責前往接收者恰是寺田望南[38]。故而和田羆於《靜嘉堂秘籍志》中云「日本京都高山寺舊藏，多屬于華嚴者。後寺田弘得之，歸于陸氏，今復歸于我[39]」，頗見自矜之意。

又寺田望南與島田翰交好，二人先後任靜嘉堂文庫員，而島田翰自稱光緒三十二年「始破例數登皕宋樓，悉發其藏」從而促成岩崎氏收購陸心源藏書事[40]，其實已被前寺田望南捷足廿載。

文中所涉寺田舊藏，今就數種補充如下：

宋版黃山谷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元刊本。左右雙邊，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註低一格小字雙行二十三字。寺田舊藏今在國會圖書館（WA35-9）有「讀杜草堂」朱文小方印。

宋版廣韻玉篇　據森約之稿本《經籍訪古志》[41]，靜節山房舊藏《廣韻》有南宋刻本（澤存堂底本）、南宋己丑（一一六九）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刻本、元泰定乙丑圓沙書院刊本、元至正丙午南山書院刻本、明弘治壬子進德精舍刻本、元至順庚午敏德堂刻本六種，其中澤存堂本所從出之南宋刻本後歸時任博物局長町田久成，又為楊守敬以漢印譜數種易得，並刻入《古逸叢書》[42]。此本楊氏攜歸後旋售與潘祖蔭，今在上海圖書館。又《經籍訪古志》所載《玉篇》至正丙申翠巖精舍刻本、元建安蔡氏鼎新刻本二種，據森約之稿本註記亦出靜節山房。

大字本陶詩即東坡所書大字本　蘇書大字本陶詩即《陶淵明文集》十卷，據傳為蘇軾手書上板，蓋係仿蘇軾字體而成，前人多有論述。此書北宋、南宋刻本俱不傳，今通行者皆本自康熙三十三年毛扆影錢曾舊藏南宋本。《經籍訪古志》所收毛本下，森約之注「靜節山房藏」，則寺田望南所云即此。

（小字）李咸集　此處蓋脫「用」字。李咸用《唐李推官披沙集》六卷，宋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刻本，楊守敬得之日本，後歸傅增湘，又經張元濟、鄧邦述遞藏，張元濟印入《四部叢刊》，今在台灣中研院。此書卷首有「仁壽山莊」、「好古堂圖書記」（上二種河合道臣）、「藤井方明」、「向黃邨珍藏印」、「靜節山房宋本鑒藏之印」、「讀杜草堂」諸印記，四部叢刊影印時俱抠去。按《鄰蘇老人年譜》，楊守敬歸國在光緒甲申（十年、一八八四），則寺田望南論及此書時蓋已非己所有[43]。

大字寒子山詩集　《寒子山集》，當係《寒山子集》之誤。《寒山子詩集》存世古版有周叔弢舊藏南宋初杭州刻本、元刊「無我慧身」本、日本中正二年刻本諸種，其中周叔弢舊藏南宋刻本十一行行十八字，中正本八行行十七字，惟「無我慧身」本八行行十四字，相對可稱「大字」。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民友社鉛字排印島田翰校訂「無我慧身」本即以「宋大字本寒山詩集」題簽，島田翰〈刻宋本寒山詩集序〉亦云「刻搨精妙、字大如錢」。寺田所言，蓋即此本乎？然「無我慧身」本僅有河合元昇舊藏孤本傳世，今在宮內廳書陵部，而《經籍訪古志》、島田翰序文均未言及寺田。

（三）吳清帥奏稿

奏為邑紳獨力創建書院，籲懇天恩，從優獎敘。恭摺仰祈聖鑒事，窃慈利縣紳士、同知銜候選知縣、前任益陽縣訓導朱希文，於光緒十八年，在該縣南鄉積溪地方，創建兩溪書院，延聘講師、開課，共計修造房屋工料所用經費銀二萬餘兩。又捐置田產歲得租穀一千石零六斗五升，價值二萬七百餘串，按時價以錢一千，易銀六錢，合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共合捐銀三萬餘兩，當由該舉人劉啟達等人禀。據慈利縣知縣衛炳鋆查勘捐修工款，並無虛浮，且驗捐置田契，數目相符，詳經前撫臣張預批准立案。茲復據該舉人劉啟達等，禀由署澧州直隸州潘清，禀經學政臣張預，咨請奏獎前來。臣查定例，紳民急公報效，捐銀以充地方善舉者，准照所捐銀數，給予獎敘。該紳朱希文獨力創建書院，捐銀至三萬餘兩，為歷來所僅見。其為地方培植文教，與尋常善舉不同，尤屬有功桑梓。該紳係候選知縣，得有同知升銜，若按例議敘，

僅能給予外官職銜，無可議加。合無仰懇天恩，俯念該紳同知銜候選知縣朱希文，慷慨樂善，獨力捐建書院，准其賞給京銜，以示優異而昭激勸。臣未敢擅擬，除查取清冊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奉。

珠批朱希文着賞給五品卿銜。欽此[44]。

按吳清帥即吳大澂，本折言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間事，其時任湖南巡撫[45]。據《清史稿》，朱希文於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丙戌賞五品卿銜[46]，則此奏稿理當作於十九年十一月前，而陸心源手錄約在十九年、二十年之交。

朱希文以捐銀獲獎敘，而陸心源重獲起用實亦不出此徑。自同治十三年因擅改鹽耗章程被劾歸鄉以來，陸氏大舉行善，先後獨力興建昇山橋，修復安定、愛山兩書院，籌備賓興善堂等[47]，又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開放守先閣藏書樓，十四年捐進國子監藏書一百五十種二千四百餘卷、所刊叢書三百餘卷[48]。終於光緒十七年以捐助山東賑銀一萬兩得開復原官[49]，又因賑災浙江加二品頂戴，十八年九月予以道員記名簡放[50]，交李鴻章差遣。然而陸心源抵達天津旋即染疾，李鴻章命至滬稽查招商局事，南歸後遂病重不起，年餘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十一月過世。

陸心源歷近二十年方重得起用，於朱希文捐銀獲賞五品銜事當謂心有戚戚焉。唯其病中錄此文，是出乎躊躇滿志抑或感慨時不我待，今人已難知曉。

（四）逸詩

其一

詔書飛下九重天，解綬長征意浩然。
直道肯因三黜改，多言誤中十年前（余〈書隔靴論後〉兩首慮及東事，今十二年矣）。
請纓未遂慚屍位，誓墓行將法昔賢。
三徑未荒松菊在，名山好續舊芸編。

按《隔靴論》一卷，鹽谷世弘著，安政六年刻本。陸心源〈書隔靴論後〉兩則始見於十二卷本《儀顧堂集》，前則論鴉片戰爭失利，謂「中國之弱有以為弱者，非一朝一夕所能振。西人之強有以為強者，非一二君子所能勝」，次則言及近來日本船隻出入中國其心叵測，呼籲為官者不可不慮[51]。《儀顧堂集》有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二十卷本傳世，

其中十二卷本刊於同治十年至十三年間。陸心源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隨李鶴年赴閩，任中辦理洋務、海防、軍政等事。時日本甫經維新，社會動盪，亟欲尋求海外擴張[52]，西鄉隆盛一黨「征韓論」失敗後（明治六年，一八七三），明治政府轉而藉口「生蕃事件」劍指台灣，閩海一帶局勢波譎雲詭[53]。而據俞樾〈廣東高廉道陸君墓誌銘〉載「日本以生番事搆釁於我，君執公法以爭曰『各國屬地，他國不得過問』，倭將為之氣奪」，過程雖有失實處，但可知陸心源確曾親涉中日糾紛中，〈書隔靴論後〉當即有感時事而作。前〈雜錄五則〉之二摘抄汪大猷泉州禦島夷毗舍邪事或亦出此。又注云「今十二年矣」，則詩應成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前後。光緒十年，朝鮮爆發「甲申政變」，袁世凱率部馳援並與日軍接仗，十一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於天津簽訂「中日天津條約」[54]，此蓋「多言誤中」之所謂也。

其二

昔歲徵書到敝廬，齋居遂輟蛀蟲魚。
下車馮婦嗤爭免，叱馭王尊計本疏。
恤維妄憂當世事，醫時太信古人書。
堯葱舜韭平生志，忍為庸流狗毀譽。

其三

浙西兵火莽蒿萊，廣覓殘編振劫灰。
千里不辭遵海至（子和制府病重，奉旨後即專萬年青輪舟相迓），一官仍為借瓻來。
子云奇字從人問（楊侍讀浚），茂叔書林許我開（周太守星詒）。
何意戀才舊京兆（林穎叔方伯），謬將濟變望樗材。

按此首回憶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至十三年（一八七四）間事。同治六年陸心源以丁父憂返鄉，同治九年與周學濬共同倡議重修《湖州府志》並親任人物傳記之編纂，此舉一直持續至十一年隨李鶴年赴閩[55]，其時太平天國之亂尚未平定，固有首聯「浙西兵火莽蒿萊，廣覓殘編振劫灰」之謂。

次聯記同治十一年隨李鶴年乘萬年清號赴閩事。李於同治十年擢閩浙總督，十一年署福州將軍，兼署巡撫。據詩註可知，時李鶴年病重，遂由上海乘萬年清號輪船赴任，陸心源與之同行。

頸聯敘在福建期間從楊浚、周星詒獲閩地藏書事。楊浚字雪滄，一字健公，號冠悔道人，福建侯官人。咸豐二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充國史、方略兩館校訂，終翰林院侍讀。晚歲歷主漳州丹霞、紫陽、浯江諸書院。楊浚為福建藏書名家，冠悔堂所聚達七萬卷，咸豐間侯官鄭傑「注韓居」藏書散出，楊氏所得頗多，皆謝肇淛、徐熥舊物。陸心源嘗致潘祖蔭札，言以六百兩從楊浚易謝、徐舊藏六百冊[56]。又《儀顧堂題跋》卷六「宋刊明補本賈子新書跋」所記即官閩時從楊浚借校正德十年吉藩重刊本事[57]。周星詒，字季貺，一字曼嘉，號窳翁，河南祥符人。同治二年任邵武府同治，後歷任建寧府知府、汀州府丞。周氏喜藏書且精校讎，葉昌熾謂其「精於目錄之學，四部甲乙，如別黑白」[58]，藏書處有書鈔閣、瑞瓜堂等。同治初周星貽首得福建陳徵芝「帶經堂」藏書大半，及陸心源到閩，亦從其獲陳氏故物數十種。光緒中周以虧空公帑護譴，無以償，得蔣鳳藻資助三千金，藏書遂歸於蔣。陳徵芝雖為嶺南藏書名家，而所得多自江浙間，其中不乏黃丕烈士禮居舊藏。其書散出後，陸心源訪求甚勤，甚至稱「予粵東歸田，本無出山之志，後聞陳氏藏書散出，多世間未有之本，遂奉檄一行」[59]，此雖有過言之嫌，但足見陸氏赴閩之初即有訪書之計，而「奇字從問」、「書林許開」正是其與閩地藏書家交遊之寫照。

末聯談及林壽圖。林壽圖字穎叔，號歐齋，福建閩侯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林嘗任順天府尹故云「舊京兆」。而陸心源官閩時林壽圖方丁憂於家，同治十三年參與對日海防，奉旨稽查船政[60]。

其四

兩載勞勞日似梭，簡書無補鬢將皤。
戲苕翡翠防鯨掣，得腐鴟鴞嚇鳳過。
頻寄當歸慈訓切，幸寬大譴聖恩多。
明朝遠跡江湖去，翹首東溟盼止戈。

此首當作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遭彈劾後未久。陸心源於同治十一年赴閩，至十三年正合「兩載勞勞日似梭」之

謂。其辭官時以吳太夫人年高為由，故此云「頻寄當歸慈訓切」。而「翹首東溟盼止戈」所指當亦日本侵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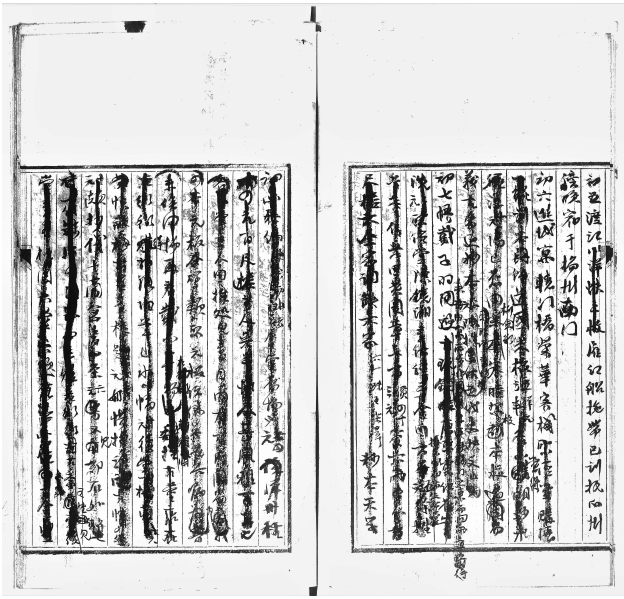
三、結語

自光緒初年至陸心源逝世前夕，《穰梨館雜錄簿》後附錄的雜記在書寫時間上跨度近二十載，涉及的內容更是龐雜不一。然而有趣的是，這些雜記的大部分內容中都可找到與日本的聯繫。陸心源之一生與日本糾葛至深，作為政治人物，早年辦理福建軍政海防自然與日本有正面交鋒，作為藏書家，其亦曾有機緣盡得高山寺舊藏南宋單刻佛經秘笈。儘管接觸頗多，但縱觀其終身之對日態度，可謂不出乎警惕防範，惟身後藏書子孫不能世守，皕宋樓中所有悉數為人舶載東去，這應該是陸心源沒有想到的。

本文重點在於《穰梨館雜錄簿》雜記部分之考察，而對於其中的書畫目錄部分僅作了最簡單的整理與介紹。筆者不辭弄斧之譏，希望拋磚之下此目可為學界知曉，若能有相關學者進行進一步研究，充分發掘其價值，實是《穰梨館雜錄簿》之大幸。

附圖

附圖一：《穰梨館書畫簿》巻首



附圖二：〈運河日記〉書影

參考文獻

沈乃文〈陸心源的親筆信札與書畫收藏〉，《江南藏書史話》，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
《靜嘉堂文庫宋元本圖錄・解題篇》，靜嘉堂文庫，一九九二。
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解題叢書》，國書刊行會，一九一六。
《楊守敬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明治文化全集・外交篇》，日本評論社，一九二八。
彭（伊原）澤周《明治初期日韓清関係之研究》，塙書房，一九六九。
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

注

（1）陸心源舊藏書於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為靜嘉堂文庫整體購入後，依原貌按函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分貯、並在標籤上以紅、紺、綠三色區別，而《穰梨館書畫簿》不在此分類體系中，疑為島田翰等人另行攜至日本者。

（2）雜記內亦有同版而墨印者。所見島田翰攜至日本之《潛園總集》定稿數種皆用此稿紙。

（3）為示區別，書畫目錄部分下文以〈書畫簿〉代之。

（4）清代未立小目，姑從《穰梨館過眼錄》例，視惲南田為起。

（5）此條經改動，原作「扇面冊五百六十葉　千口元」。

（6）首次清點所定號目書於各號首行下方，張數記於首行欄上。二次清點所見條目以朱圈標出，號目、張數同記於欄上，在一次張數之後。

（7）雜記各篇標題係作者依文意自擬。

（8）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包，702003391-1號

（9）《清實錄》載，同治十三年五月丁卯上諭，陸心源開缺送部引見（《清實錄・穆宗實錄》卷三六六，中華書局，一九八七，第五一冊八五五頁）。又光緒二年閏五月己卯上諭，陸心源以「擅改票鹽章程，徇私專擅，著照部議，即行革職」（第五二冊四八〇頁），時陸心源已歸里二載（俞樾「廣東高廉道陸君墓誌銘」，《春在堂襍文六編》卷四，《春在堂全書》本）。

（10）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敘〉，《穰梨館過眼錄》，光緒十七年刻本。

（11）「本朝名家既多，以四王吳惲為斷。其乾隆以後如沈獅峰、張南華、董東山、方環山、奚鐵生、方嬾儒、華新羅、李復堂、鄭板橋、羅兩峰諸家姑俟續編」（《穰梨館過眼錄・凡例》，光緒十七年刻本）。

（12）字畫之外，章紫伯藏書亦富，後同歸陸心源。所見有黃丕烈舊藏知不足齋鈔《古逸民集》一卷附錄一卷、清王雨樓鈔本《嵇康集》十卷補遺一卷（吳志忠、程慶餘手校）、清鈔殘本《乾道臨安志》等多種。

（13）沈文泉《湖州名人志》，杭州出版社，二〇〇九，第三五一頁。

（14）「又（陸五湖）煮茶軸以沈石田軸與李松筠調換　三十元」、「丁雲鵬羅漢出山圖李松筠贈報以劉石庵對值二十元　二十元」、「項易庵絹本山水冊李贈報以肅府閣帖」。

（15）見沈乃文〈陸心源的親筆信札與書畫收藏〉，《江南藏書史話》，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第一六七至一七八頁。

（16）此記字跡潦草並經塗抹，勉力辨識下，所得不過十之六七，且想多魯魚之誤。不可解處姑用口代，以示字數。括號內為小字原注。

（17）村名，或作「五牧」。

（18）疑「橫林」之誤。

（19）即戚墅堰。

（20）李公指李淮，字小石，浙江鄞縣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知金壇縣，十年太平天國李世賢圍金壇，城陷殉難。事入縣志名宦傳（光緒重修《金壇縣志》卷五，光緒十一年刻本）。

（21）林錫三為福建長樂人，此處言及「日事」，或指明治政府藉口「生蕃事件」出兵台灣事。其時陸心源恰在閩任，於此事有涉，詳見下文〈逸詩四首〉考證。

（22）《穰梨館過眼錄》卷一〈蘇文忠公昆陽城賦〉條載署款，「元豐二年九月廿五日書寄參寥子。眉山蘇軾。」

（23）《天學初函・器編》八種附《職方外紀》，岑仲陶舊藏，內有焦里堂諸印記及焦氏父子題識，然疑皆偽。

（24）沈旭庭，名梧，一做沈吾，字旭庭，號古華山農，又號九龍山樵。無錫人。工詩詞，善書法，精丹青，收藏亦富。撰有《石鼓文定本》十卷、《古華山館雜著三種》三卷、《蓉湖漁笛詞》不分卷等（喬曉軍《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補遺一編》，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七，第二六八頁）。唐蕉菴太守指唐翰題，以其同治五年嘗任吳縣令。唐翰題字鷦安，一作鷦庵、蕉庵，號新豐鄉人，浙江秀水人。張廷濟孫婿。咸同間藏書大家，吳騫拜經樓舊藏多歸其所有。晚歲寓居蘇州石塔頭。有《唯自勉齋存稿》傳世（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中華書局，一九九九，第九〇七頁）。

（25）此條墨色與前文不同，且所記已為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間事，當為後來補入者。

（26）繆荃孫《續碑傳集》卷十八，《清代傳記叢刊》，明文書局，一九八七，第一一六冊四一至四七頁。

(27)《左宗棠全集・奏稿》，岳麓書社，二〇一四，第二六〇頁

(28)《守先閣歸公書目》不分卷，一冊，光緒間湖州陸氏稿本，前有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陸樹聲手識，現藏台灣國家圖書館（索書號：214　05018）

(29)　此處疑為「事文類聚」，然字形有出入。

(30)　汲古閣刻《宋名家詞》，十萬卷樓、守先閣各藏一部，然無缺六一、珠玉、樂章三家者。

(31)　此書以子目分錄，《幾何原本》六卷（二冊、守－二八－四八）、《表度說》一卷《天問略》一卷《簡平儀說》一卷（合一冊、守－二八－四八）、《同文算指》存前編二卷通編卷一至三（一冊、守－二八－四八）、《圜容較義》一卷《測量法義》一卷《勾股義》一卷（合一冊、守－二八－四八）、職方外紀五卷首一卷（一冊、守－二六－六八）。

(32)　陸心源舊藏《劉隨州文集》二種，其一為十卷外集一卷，正德十二年湯鐵隨州刊本。另一種十一卷外集一卷，明弘治刊本。據日記購此書費「番銀三元」，結合實物二種之印面、用紙、品相等，疑陸心源蘇州所得為明弘治刊本。

(33)　井上陳政，原名楢原陳政，明治間江戶人。舊幕臣楢原伊兵衛長子，維新後為浪人，得井上家收養。明治十年（一八七七）以技生入大藏省印刷局製版部，後因聰明穎悟為得能量介賞識，經其介紹出入清使館，隨何如璋、黃遵憲等修習漢學。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起先後五次遊學中原，從學於俞樾等，其間見聞及調查所得匯為《禹域通纂》一書，後由大藏省出版。特別是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間，井上陳政化名陳政赴安徽、江西一帶刺探宣紙製作技法，歸國後完成調查報告《清國製紙法》。楢原陳政實為明治時期中日交往間之重要人物，佐藤武敏對其生平有詳考（〈井上（楢原）陳政とその中国研究〉，《東洋研究》第七十三期，一九八六）。蔣清翊，字敬臣，江蘇吳縣人。諸生，官至武義縣令。喜金石之學，藏古泉甚富。光緒中定居山陽，構抱布新築。著有《王子安集註》二十卷、《支遁集》二卷補遺一卷等。（《續纂山陽縣志》卷十「人物　流寓」、民國十年刊本）。

(34)　岸吟香即岸田吟香，名銀次，號吟香，美作國人。明治間實業家、記者。元治元年與濱田彥藏合力創辦日本新聞鼻祖之《海外新聞》，慶應三年成立廻船商社，從事江戶、橫濱間之汽船運輸。明治五年入東京日日新聞社，七年因「台灣生蕃事件」隨軍侵台。十年退出日日新聞社後於銀座開設樂善堂藥舖，十三年赴上海開辦樂善堂支店，藉機與中國各界人士交遊，貿易深入內地，經營兼及書籍、紙業等。明治十八年井上陳政赴安徽、江西探查宣紙工藝即得其大力協助。爾後全力參與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亞同文會、同仁會等組織之設立。撰有《清國地誌》三卷。

(35)　宇津純〈國會圖書館所藏本　藏書印-その219-〉，國立國會圖書館月報，一九九三，第三八八號。

(36)　寺田望南藏印中可見「靜節山房／宋本鑒／藏之印」（朱文長方印），又台灣故宮博物院藏明嘉靖己酉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本《六家文選》上鈐有「薩摩國鹿兒／島郡寺田平／氏靜節山房／清秘圖書記」（白文方印），則「靜節山房」或寺

田家世傳齋號。

(37) 靜嘉堂文庫，一九九二，第五十至五十六頁。

(38) 負責清點接收者共兩人，另一人為岩崎家記室之小澤隆八（〈静嘉堂文庫にて清國湖州歸安の陸氏心源舊藏の書を購入せし顛末〉，《圖書館雜誌》第三號，日本圖書館協會，一九〇八）。

(39) 和田羆《静嘉堂秘籍志》卷九「古經　北宋刊一百十本」條，静嘉堂文庫，一九一九，第三十八葉。

(40) 所謂島田翰促成静嘉堂收購皕宋樓藏書事一說出於島田氏《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此書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由董康在北京刊刻，而次年即有署名静嘉堂文庫員之〈静嘉堂文庫にて清國湖州歸安の陸氏心源舊藏の書を購入せし顛末〉一文發表以駁之（《圖書館雜誌》第三號，日本圖書館協會，一九〇八）。據米山寅太郎記述，在岩崎彌之助決意收購陸氏藏書後，文庫方於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三月聘島田翰為文庫員，派遣前往調查皕宋樓藏書概況。而寺田望南亦在完成接收任務後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十一月初成為静嘉堂文庫正式職員。一年後之五月末文庫解聘島田翰，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二月末寺田望南同遭解僱（〈静嘉堂文庫の沿革〉，《静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篇》，静嘉堂文庫，一九九二）。

(41) 《經籍訪古志》，《解題叢書》，國書刊行會，一九一六。

(42) 《日本訪書志》，《楊守敬全集》第八冊，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第八八頁。

(43) 《鄰蘇老人年譜》，《楊守敬全集》第一冊，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第八八頁。

(44) 此條原文有讀點，今依之。

(45)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史館傳稿，701006113號。

(46) 《清實錄・德宗實錄》卷三三〇，中華書局，一九八七，第五六冊，第二三二頁。又據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賞給朱希文五品卿銜在十一月己亥（廿一日）（《清光緒朝文獻彙編十》，鼎文書局，一九七八，第八五頁）。

(47) 見俞樾〈廣東高廉道陸君墓誌銘〉，繆荃孫〈二品頂戴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公神道碑銘〉（《碑傳集三編》卷一八，《清代傳記叢刊》，明文書局，一九八七，第一二五冊二一七至二二三頁）。

(48) 《清實錄・德宗實錄》卷二五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七，第五五冊四三七頁。

(49) 《清實錄・德宗實錄》卷二九五，中華書局，一九八七，第五五冊九二二頁。

(50) 《清實錄・德宗實錄》卷三一六，中華書局，一九八七，第五六冊九五頁。

(51) 卷十二

(52) 據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

(53)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發生台灣土著殺害琉球難民五十四人之「台灣生蕃事件」（即「牡丹社事件」），十二年日本外務大臣

副島種臣就此事與總理衙門交涉，被告以生蕃為化外之民非政教所及（鄭永寧〈副島大使適清概略〉，《明治文化全集第六卷・外交篇》，日本評論社，一九二八，第七一頁），十三年明治政府發兵台灣，日本侵台由此而始。

（54）劉耿生《光緒事典》，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第一五五至一五九頁。

（55）「同治六年奉諱歸田，重理舊業。旋值上元宗湘文觀察權湖州，諮詢地方利病，余首以府志為言，周縵雲侍御力贊成之。遂於同治九年開局於愛山書院……人物、名宦，余與縵雲侍御、寶書處士同任之。明以前傳編纂甫就，會余奉旨赴閩，不能兼顧。每一卷成，處士必以初稾寄閩，余簿書之暇，亦時參末議論」（陸心源〈重修湖州府志序〉，同治重修《湖州府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56）據呂亞非〈陸心源致潘祖蔭書札三通釋讀〉，《文獻》，二〇一三年第五期。

（57）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光緒十六年序刊。

（58）葉昌熾《藏書記事詩》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第七〇三頁。

（59）陸心源〈帶經堂陳氏書目書後〉，《儀顧堂題跋》卷五，光緒十六年序刊。

（60）見同治十三年四月、五月間文煜等奏摺及上諭，《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一〇〇輯，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三。